「八六海戰」歷史場景再現畫作。繪者：姚開陽

我的八六海戰筆記

姚開陽*

一、　前言

1965 年當時我還是個初中生，八月的某一天打開報紙看到〈我海軍中華、光華兩掃雷艇擊沉匪艦 5 艘後壯烈自沉〉的標題。這是當時媒體報導類似事件慣用的口吻：若我海軍艦艇沉沒，一定是開海底門自沉而非被共軍擊沉，而且前提一定是「擊沉匪艇多艘」，還常強調共軍是小型砲艇而非大型艦艇。

「中華、光華兩掃雷艇？」國府海軍從未有此二艦艇名，直到多年之後才知道是「八六海戰」的「劍門」與「章江」，但稱掃雷艇卻是有依據的，「劍門」原來就是美海軍的艦隊掃雷艦（MSF）後改裝為巡邏艦（PCE）。不過國軍向來喜歡將艇升格稱艦，譬如潛艦（潛艇）、巡邏艦（巡邏艇）、登陸艦（登陸艇），但當報導戰損時，巡邏艦就又變回成掃雷艇，這種心態值得玩味。

本文主題涉及 1965 年的三次海戰，即：5 月 1 日「東江艦」的「五一海戰」、8 月 6 日「劍門艦」與「章江艦」的「八六海戰」（或稱東山島海戰）、11 月 13 日「山海艦」與「臨淮艦」的「烏坵海戰」（大陸稱崇武以東海戰）。其中最具有戰略意義的是「八六海戰」，因為與反攻大陸的「國光計畫」直接有關，是本文的重點。至於「五一海戰」是因「東江艦」雷達故障迷航造成大陸以為是要來投共的意外，本文從略。至於「烏坵海戰」則是接運傷患被共軍設伏，由於緊接「八六海戰」失利之後，兩者之間有連動關係，本文就該部分說明。

---

*中國軍艦（網路）博物館館長，海軍史研究者。

今年（2025）適逢「八六海戰」60 周年，關於海戰的過程坊間已經有許多文章報導，不須重複，本文偏重筆者自身的體驗、視角，與擁有的文獻材料。筆者身為軍艦史研究者，沉浸其中已達 60 年。親友當中甚多海軍宿將，其中與「八六海戰」有關，也是最親近者為蕭逢年上校，他是筆者的「姑爺爺」（家母的姑丈），電雷三期（併入青島五期，敘 28 年班）畢業，與「八六海戰」的主角胡嘉恆、許承功等為同班同學，海戰當晚恰巧擔任海軍總部總值日官留守大直，筆者年輕時常去台北圓山的濤園拜訪，聽過不少秘辛。

此外筆者經營中國軍艦博物館時，蒐集了不少國外與大陸的資料，亦有許多事件相關者因慕軍艦博物館之名提供相當多的資料，這些是構成本文的基礎，許多可能從未披露，經過一甲子保密期限已過，人事臧否也應放下，該是為歷史留下一些紀錄的時候了。

二、　八六海戰的原因與背景

「八六海戰」與反攻大陸的「國光計畫」有關。根據實際參與計畫的段玉衡將軍在《國光作業室工作記事》中的記載：

> 為了誘敵艦艇決戰，1965 年 8 月 1 日在馬祖發動「蓬萊一號」行動，兩艘搭載陸軍成功隊蛙人的 LCM 被中共砲火擊沉。五天之後在東山島執行類似行動「海嘯一號」的「劍門」、「章江」兩艦被共軍快艇擊沉，即「八六海戰」[1]。

可見這場任務原始的起因是為了測試共軍艦艇的反應而進行的小規模突擊作戰，主角是陸軍成功隊蛙人，海軍只是提供交通載具，過去送到點艦艇就撤離，不會在現場停留，更不會派少將司令級的高階軍官指揮，這一次不同乃事出有因，當時胡嘉恆巡防第二艦隊司令的任期即將屆滿，已內定晉升國防部總務局中將局長，是電雷三期當中最高階，也是未來總司令的熱門人選。他的同班同學，海軍總部作戰助理參謀長許承功少將為他安排了這趟既簡單又能立功的任務做為賀禮，誰知這趟「簡單的任務」將胡送入鬼門關，連帶 199 人陣亡，33 人被俘。

許承功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八六海戰」失敗的罪魁禍首。「海嘯計畫」本來是以國防部情報局為主，與海軍關係不大，許承功利用兩者的鴻溝架空了青島系的總司令劉廣凱（青島三期，敘 23 年班），又貪功替電雷系的胡嘉恆設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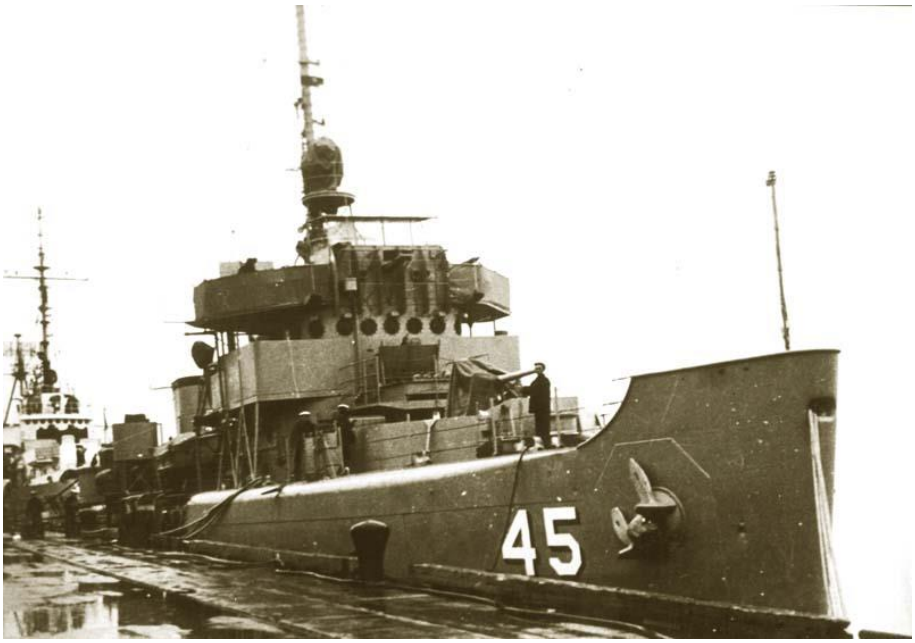
[1] 段玉衡《國光作業室工作記事》(手稿本，未發行)，民國 54 年大事紀要。總統指令誘敵海空決戰。

一套漏洞百出的計畫，劉廣凱在最後關頭發現不對要叫停，卻被許承功以「已經出發、無法回頭」為由拒絕，導致事發當時劉廣凱根本在狀況外，被蔣介石總統一問三不知而被拔去海軍總司令之職，距上任僅七個月。

「八六海戰」雖名為海戰，卻不是海軍的任務，所以劉廣凱的去職很冤枉。類似狀況在 50 年代很常見，譬如潛爆艇的「海昌隊」雖然最初是由海軍武官汪希苓在義大利搞出來的，但卻是國防部情報局的業務，與海軍一點關係都沒有，導致後來海軍沒有人認得那是什麼東西。

三、　參與八六海戰的艦艇

參與「八六海戰」的兩艘軍艦，一艘是巡艦（(PCE)「劍門」，一艘是巡邏艦（PC)「章江」。「劍門」為美軍二次大戰之海雀（Auk）級快速掃雷艦，美國共建造了 89 艘，國府海軍則是將其改為巡邏艦（PCE）運用。本級艦身長 222 呎、寬 32.2 呎、吃水 10.8 呎、標準排水量 890 噸、滿載 1,250 噸，柴油電動主機雙軸推進，產生 3,530 匹馬力，最高速率 14 節、巡航 8 節。乘員軍官 14 人、士官兵 110 人。裝備兩門單管 3 吋砲（美軍原僅艦艏裝備一門 3 吋砲，艦尾為掃雷裝具區)，座雙管 40mm 機砲、兩座雙管 20mm 機砲，反潛武器有 K 砲 2 座、刺蝟砲 1 座、深水炸彈投放軌 2 座與三管魚雷發射器 1 座。「劍門」艦於 1964 年 12 月 22 日在美國接收，編號"45"，首任艦長王韞山中校（39 年班)。



「劍門艦」初接收時的編號為”45”。

「劍門艦」被擊沉前不久編號已改為”65”。

關於「劍門」的艦名與編號需要特別說明。「劍門」是所謂「關字號」巡邏艦級（PCE, Patrol Craft Escort）的第一艘，全名應為「劍門關」，後來的「武勝」、「居庸」、「平靖」也都是以中國的邊關命名。當時國府海軍原有兩艘 PCE 艦，就是所謂「鐵殼永」的「永泰」與「永興」，她們是以"Admirable"級艦隊掃雷艦（AM）為載體撤除艦尾甲板的掃雷裝具加裝火炮而成，概念與「劍門」類似。「劍門」在 1964 年底成軍後，臺灣其他的"Admirable"級 AM 也隨之改裝為 PCE，並跟隨「關字號」的命名概念，於 1965 年 1 月 5 日全部改名為邊關的艦名，包括「永泰」改「山海」、「永勝」改「鎮南」、「永順」改「玉門」、「永壽」改「秣陵」、「永昌」改「臨淮」等。[2]「烏坵海戰」中共至今仍以為擊沉的是「永昌」，實際上已改名為「臨淮」。

改艦名與艦級的同時，舷號也跟著一起調整，原編號”41”的「永泰」變成編號”62”的「山海」，原編號”51”的「永昌」變成編號”61”的「臨淮」，原編號”45”的「劍門」改為”65”，這也是她被擊沉時的最終舷號。之後接收的同級艦「武勝」、「居庸」、「平靖」就接續編號為"66"、"67"、"70"，並在 1979 年 10 月 1 日換成三碼的"866"、"867"、"870"。

「章江艦」原為美國海軍 PC-461 級巡邏艇”PC-1232”號，1942 年 9 月 8 日

[2] 「永興」因紀念 1949 年叛艦被殺害的陸維源艦長而改名「維源」，在這一波改名中不變。

在美國紐約布魯克林開工建造，同年 12 月 12 日下水，1943 年 8 月 18 日正式服役；1954 年交付中華民國海軍，編號”118”。本級艦長 173.7 呎、寬 23.5 呎、吃水 7.7 呎，標準排水量 280 噸，兩部柴油主機雙軸推進，產生 2,880 匹馬力，最高速率 18 節，乘員軍官 15 員、士官兵 66 員。本級各艦武裝略有不同，大致上為艦艏 3 吋主砲一門、艦尾 40mm 機關砲一門、20mm 機關砲六門、12.7mm 機關槍兩挺，另有 K 砲、鼠籠砲及深水炸彈等反潛武器。時任艦長李准少校（42 年班）。

“PC-118”「章江艦」。

不僅國軍的艦艇，還要介紹共軍參戰的艦艇，首先是「062 型上海級」獵潛艇（亦稱護衛艇），這是根據 1954 年 6 月中蘇雙方所簽定的「六四協定」（艦艇轉讓製造協定）由蘇聯提供其「 6604 型」獵潛艇的圖紙與零配件在上海求新造船廠組裝，首艇於 1956 年 3 月建成。本級艇標準排水量 113 噸、滿載 134 噸，艇長 38.8 公尺、寬 5.4 公尺、吃水 1.7 公尺。主機為前 2 部 L-12V-180 型柴油機 2,400 匹馬力、後 2 部 L-12D-6 型柴油機 1,820 匹馬力、四軸推進，速率 30 節、巡航速率 16.5 節時航程為 700 浬。艇員編制 38 人，武裝為兩座雙聯裝 37mm/63 倍徑砲艏尾各一座，艦橋後方兩側各一座雙聯裝 25mm/60 倍徑機砲，反潛武器為兩座深水炸彈投射器，可攜帶 10 枚水雷。

「062」型或稱「上海級」砲艇。

其次是“P-4”級魚雷艇（蘇聯稱“123”型），這是共軍最早裝備的魚雷快艇，為 1950 年 8 月快艇學校成立時向蘇聯購入 6 艘二手艇做為訓練用，之後陸續購進 42 艘組成 4 個魚雷艇大隊。本級艇為鋁質船殼，排水量 19.3 噸，艇長 19.3 公尺、寬 3.7 公尺、吃水 1.0 公尺，主機為 2 部 M 50 柴油機、2,400 匹馬力雙軸推進航行速率 55 節，艇員編制 12 人。本級艇在艇尾有一座雙聯裝 14.5mm 機關砲或兩座雙聯裝 12.7mm 機關槍塔、兩具 18 吋魚雷發射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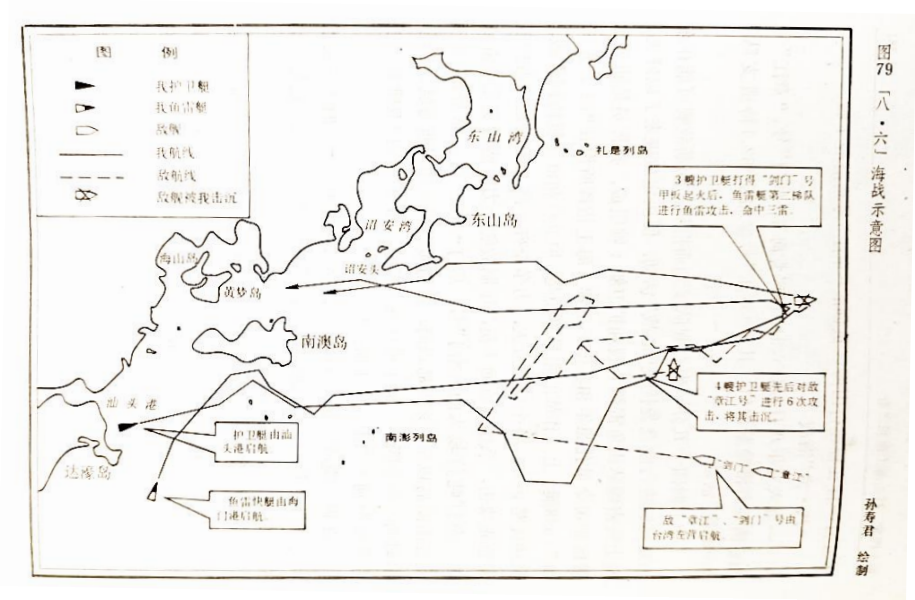
「八六海戰」當時參戰的共軍分為「突擊編隊」，包括汕頭水警區副司令員孔照年指揮的護衛艇 41 大隊之”062”級護衛艇 4 艘（舷號 558、598、601、611）。及快艇 11 大隊副政委閻鳳起指揮的”P-4”級魚雷艇 6 艘（舷號 123、131、132、133、134、135）。另有「追擊編隊」包括快艇 11 大隊由政委劉維煥、副大隊長張壽瀛指揮的”P-4”級魚雷艇 5 艘（舷號 119、120、121、122、136）。

“P-4 級”魚雷快艇。

介紹共軍的裝備主要是為了說明其戰術，當時中共海軍初創，缺乏大型艦艇裝備與實戰能力，然後他們發現只有魚雷才有可能擊沉國府海軍的美製大型艦艇，但魚雷的有效射程很近，面對敵艦旺盛的火力無異自殺攻擊，因此需要高速砲艇先行進入，掃射敵艦艙面壓制其反擊能力，創造魚雷快艇靠近投雷的機會。

這是 50、60 年代國共海戰，共軍幾乎全部都是由高速砲艇與魚雷快艇出戰的原因。這種戰法說來簡單，實現並不容易，首先快艇的桅桿高度很低，觀通能力有限，在海上連找到目標都很困難，遑論攻擊。共軍的解決方式是在岸上或離島設立大型雷達站，由指揮員以無線電導引海上的快艇攻擊，有如空戰的模式。其次砲艇搭配魚雷艇攻擊，時間要掌握的很準確，這是另一個難題，只能透過不斷的操練，即使如此，在實戰中仍常出狀況，此時只能依賴臨場的主動補位。

由於當時大陸的造艦工業能力不足，只能「重砲輕船」，重點發展高速火炮，像「062 級」艏尾各裝一座雙連裝 37mm、長倍徑（60~70）、水冷套管的高速機關炮共 4 門，雖然不足以擊沉大型軍艦，但掃射艙面壓制敵火卻綽綽有餘，這是在有限條件下所能找到的務實解決方案。不過高速火炮連帶而來的是彈藥供應問題，早年海戰彈藥兵搬上甲板的砲彈可能足夠一個小時的戰鬥使用，但快砲可能不到一分鐘就發射完畢，沒有建立自己的生產線，這種消耗是無法支應的。這就顛覆了一切依賴美軍後勤供應國府海軍的優勢。其實共軍這種戰法在 1954 年擊沉「太平艦」時就已初登場，但十年後國軍仍然重蹈覆轍，兩岸海軍力量的天秤從此開始反轉。



大陸出版的「八六海戰」雙方艦艇航跡圖。[3]

四、　八六海戰兩艦沉沒之謎

「八六海戰」失利的原因，有官方說法、民間說法與對岸說法，大家可以自行去網路 Google，本文要提供一些過去未曾發掘的事跡。以下是節錄自前海軍爆破隊（UDT）大隊長，曾擔任海上突擊總隊總教官，蛙人老前輩劉醒華（39 年班）的自傳，他在「八六海戰」當時擔任特遣支隊的副指揮官，參與「蓬萊二號」行動，本來是由他親自帶隊，但在行前的會報中與許承功發生嚴重爭執，雙方不歡而散，導致劉醒華退出行動。

> 原計劃中，三艘陽字號驅逐艦在外海掩護劍門與章江送下陸軍成功隊後駛離，數小時後返回接回。本該平安順利。意外發生在行前在總部會報中取消陽字號出海。其次最大失誤發生於左營四海一家之作戰會報。嚴重的爭議：作戰署署長許承功交代胡少將藉等待接回成功隊時間，找附近海面小目標射擊一番，可報告沉燬匪艇幾艘，昇官接司令職。醒華反對，爭執結果，作戰人員卑視情報署，雙方對話：「你們情報署一鼻孔出氣！行動還是得聽許署長的，你就少說兩句吧！」
>
> 「你當副指揮官，能不服指揮官意見嗎？不聽作戰署意見，你除了亂提警告囉嗦以外，說句難聽的話，講風涼話誰不會？沒什麼

[3]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海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 382。

用處！你若不同意我的話、你也可以別去了！」許署長有點仗勢欺人了。

「大家犯不著吵，既然意見不同，醒華！我看你也別跟人家去了！我倆可以去艦指部指揮中心待著，通報戰情，也可以先去本署通研室看有無發現敵情！」

「好！嫌我多咀嘮叨，我下船去艦指部指揮中心，轉電報聯系也好。免得礙你們事，影響你們打仗立功！」

於是不歡而散。上艦取回行李下地。艦長王蘊山是同班同學，送到梯口。

「蘊山，你要小心，那些人光會亂開炮報功，惹事生非不好！珍重吧！回來見！」[4]

文中提到許承功的心態與行為模式，對照其他資料，劉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此外還提到「蘊山，你要小心，那些人光會亂開炮報功，惹事生非不好！」想不到一語成讖。這要從 1967 年被俘的「八六海戰」官兵中有 11 名不願留置在大陸者被遣返臺灣，統一由海軍總部保防組以「匪情研究」名義集中關押在坪林說起，當時劉醒華奉命每天去探視談話以蒐集情資，在交談中意外發現「章江艦」被擊沉的隱情：

詢及八六當夜兩段海戰情形，發掘實情。兩艦被攻情形，如何沉燬？回答不一。多數但知劍門為魚雷擊沉。章江係艦首彈庫爆炸急速下沈。至於彈庫爆炸中彈來源，俱稱不知。然機炮 37mm 彈是否能對彈庫受保護區隔造成爆炸，令人起疑。但如被他艦大口徑炮彈擊中如劍門之砲，較有可能。因中彈係在劍門發砲射向戰團後才發生。劍門士兵對發砲射向之目標。則均稱夜暗距遠，只能概略對有曳光彈或火光最密集方位開炮，顯然該處為受圍攻之章江較為合理。偵詢最後竟不料獲得驚人答案：

章江被劍門炮彈引發彈庫爆炸而沉沒，亦即自相殘殺之悲劇！海軍海戰最忌編隊鬆散而互擊。現在章江在遠處受多艇圍攻乃極密集目標，自家遠射支援本犯絕對錯誤。真被誤擊反屬自然結局。此種情報不宜上報或發佈只得堅守勿洩。因與當年戰報有違，絕不可承認。[5]

---

[4] 劉醒華，《海軍水中爆破班第一期》，未出版，頁 19-20。
[5] 劉醒華，《海軍水中爆破班第一期》，未出版，頁 22。

劉醒華的說法是「劍門艦」的 3 吋（76mm）砲比共軍砲艇的 37mm 快砲更有擊沉「章江艦」的可能，雖然這是推論，我們也不排除劉是因為之前「亂開炮報功」的看法先入為主，但當「章江艦」在夜間與共軍砲艇近距離混戰時友艦從遠處以艦砲支援，誤擊的可能性甚大，時序上也支持這點，但這絕對不可能出現在官方版本的戰報中，也因此成為過去研究「八六海戰」的一大盲點。

「八六海戰」的失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洩密。據某海軍高層（曾任海軍官校中將校長）向筆者透露，洩密的原因是「劍門艦的通信官通匪」，該員於船沉被俘時主動投共留滯大陸，在兩岸開放後有人與這名通信官見面，還當場獲得本人證實。瞭解的人都知道，這其實指的是第二艦隊參謀黃致君中校（41 年班），他被俘虜後留置大陸。根據多方資料綜合，他應非出航時主動洩密，畢竟他自己也在船上，而是在被撈救後主動告知共軍國軍飛機即將來襲，建議趕快撤離，造成多名同袍無法獲救並被共軍掃射滅口，這是由其他被俘的人所指證。弔詭的是 2015 年「八六海戰」五十周年，黃致君竟應邀回台參加紀念儀式，還坐第一排並獲海軍司令李喜明握手慰問，反而當年忠貞不降被遣送回台的官兵無緣參加，這讓人覺得錯亂。當時是馬英九任總統時代，馬的歷史觀本人不予置評，且非本文主題，姑略過不談。

「八六海戰」被俘官兵被押解上岸，最前方的是艦長王蘊山中校。。

五、　八六海戰的後續

前述的被俘遣臺官兵關押到後來成為燙手山竽，在劉醒華的自傳中與海軍

總部政戰部副主任謝少將之間有驚人的對話：

> 此批歸俘被禁數月之後，情緒逐漸低落，因始終不准對任何人聯絡，也從無高官視察。問及將來出路，每每支吾其詞。內部耳語均指向：「恐只有秘密處決一途！」
>
> 事實此耳語已接近事實，因吾等情、政小組以謝副主任為首，已因經費無預算即將告罄，又不敢遣散而苦惱頭痛不已。曾語醒華：「只得仿照其他單位做法，無他途可行！集體秘密處理吧！」醒華答稱：「兔死狐悲，終生特戰，難免被擒，如歸國處決，報國熱情如何建立？更如何鼓舞忠勇之士效命？吾有一策，反制敵方借刀殺人毒計：秘密釋放，各人編好海上漂流被船帶往遙遠外地，不敢公開因有敵領館，寄居乞討而返。」[6]

劉醒華的建議聽起來像是在反諷謝副主任，不具實現的可能。最後各員於1967年7月12日以「因病停役」的理由退伍，分發至聯勤工廠由廠保防官監控，身心備受煎熬，就算離開到民間工作仍無法獲得正常生活機會，許多人抑鬱以終，比黑貓中隊被俘飛行員的際遇更加悲慘，艦長王蘊山更是直到解嚴後都回不了臺灣，最後終老美國。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謝副主任說的：「只得仿照其他單位做法，集體秘密處理」。「其他單位」是誰？又做過那些「集體秘密處理」？政戰部有這個權力嗎？可能是未來值得研究的方向。

[6] 劉醒華，《海軍水中爆破班第一期》，未出版，頁23。

「八六海戰」被俘官兵中有 11 名不願意定居大陸者被遣送回台，圖為他們穿著大陸當時通行的解放裝從「中字號」戰車登陸艦下船，當時還不知道迎接他們的並非溫暖的擁抱而是終生的磨難。

劉醒華自傳主要是敘述海軍水中爆破隊與海上突襲作戰的歷史，「八六海戰」只是其中的一章。筆者在 20 年前就得到這份材料，由於內容太過勁爆一直未敢發表。以歷史學術研究的標準，所謂「孤證不立」，個人傳記大概只能視為口述歷史，尚不足以成為一手文獻，但劉本人既是當事者，所述也基本符合其他佐證，應有相當參考價值，如果繼續隱藏，反讓官方版本成為獨尊。本人並非為劉文背書，只是將所有資料並陳，讓讀者自行判斷。

六、　關於胡嘉恆少將

「八六海戰」陣亡的巡二艦隊司令胡嘉恆少將是電雷三期，抗戰後併入青島五期。電雷學校是蔣介石在抗戰前為了制衡閩系，在軍政部下以江防布雷的名義成立的單位，由於當時海軍部長陳紹寬的反對，電雷不得使用海軍符號與穿著海軍制服，海軍部也不管電雷畢業生的派任，雙方因此結下樑子，並與同樣仇視閩系的青島系結合，在戰後支持桂永清對閩系展開整肅。

到了 60 年代閩系在臺灣已經式微，成為青島與電雷兩個派系的競爭。電雷的領頭人是黎玉璽（電雷一期，敘 23 年班），受知於蔣介石，青島系在劉廣凱下台後由宋長志（青島四期，敘 26 年班）領頭，當蔣經國掌權後因刻意區隔老總統人馬，重用宋而冷落黎，電雷系感到危機，遂與粵系結合，本來粵系黃埔海校與閩系的馬尾海校較友好，但面對新的共同敵人，卻跟電雷系走到一起。60 年代之後包括「八六海戰」與「烏坵海戰」等海軍事件，都要用這個格局來觀察比較容易理解。

在「八六海戰」當時，黎玉璽才升任參謀總長一個月，他與胡嘉恆及許承功都是電雷的，這趟任務可說是為電雷系搭建的舞台，結果垮台，卻讓青島系的劉廣凱遭受池魚之殃，不過兩年後又讓他出任聯勤總司令，算是補償，同一時間黎玉璽轉任無實權的參軍長，之後外派為大使，遠離權力中樞，電雷系再無人出任海軍要職。

接下來要談到胡夫人李華玖，她是海軍宿將李信侯（煙台十五期）的長女，曾留學日本女子大學，[7]是當時海軍眷村中著名的美女，家母年輕時曾經見

[7] 李華玖於 1943 年，時 16 歲，以漢口市立第一女子中學畢業身分進入日本女子大學就讀家政學部第三類，於 1945 年結業。見沈潔，〈戦前の社会福祉学科における留学生教育〉，《社会福祉》，第 64 号，2023，頁 84。

過她，印象深刻。

胡嘉恆與李華玖結婚典禮留影，當時胡嘉恆尚是胡德華上尉。

李華玖的父親與妹妹都留在大陸，妹妹與妹夫都是解放軍高幹，不確定這是否胡德華來台後改名胡嘉恆的原因。曾看過她妹妹的文章，稱李華玖原來還對胡嘉恆是否生還抱一線希望，開放後自美前往探訪妹妹，許多留滯大陸的海戰被俘官兵趕來與老長官夫人相會，見面時全都跪地泣不成聲：「對不起沒能保護好司令。」李華玖這才確定夫君早已仙逝。

李華玖在 80 年代初期曾經居住在北京，那是因為女兒胡美倩嫁給美國國務院官員約瑟夫·梅耀（Joe Moyle），派駐北京大使館。至於網路上許多傳言「章江艦」艦長李准少校是胡嘉恆的小舅子（妻弟），因胡指定其隨同出任務，故「章江艦」被圍攻時胡不敢擅自離開，怕回來無法對老婆交代，最後導致兩人皆艦沉人亡。不過這一點已經胡嘉恆次子胡大偉先生來函否認，特此宣明。

在貴陽街軍史館尚未閉館之前曾有海軍主題展區，當中的殉難烈士區竟完全沒有「八六海戰」的任何事跡，以胡嘉恆是民國以來海軍陣亡最高階（巡二艦隊少將司令），超過薩師俊的「中山艦」中校艦長，更不用說其他低階或非戰役殉職的官兵都有展出，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之前曾經為文評論此事，蒙前海軍情報署長蘭寧利中將（56 年班）回應，稱海軍歷年都把「八六海戰」視為重要教案加以檢討，我相信該事件對海軍是繞不過的經驗與教訓，但軍史館或政戰部是否同樣心態，就很難講了。希望將來國防部大直新的軍史館能有所改

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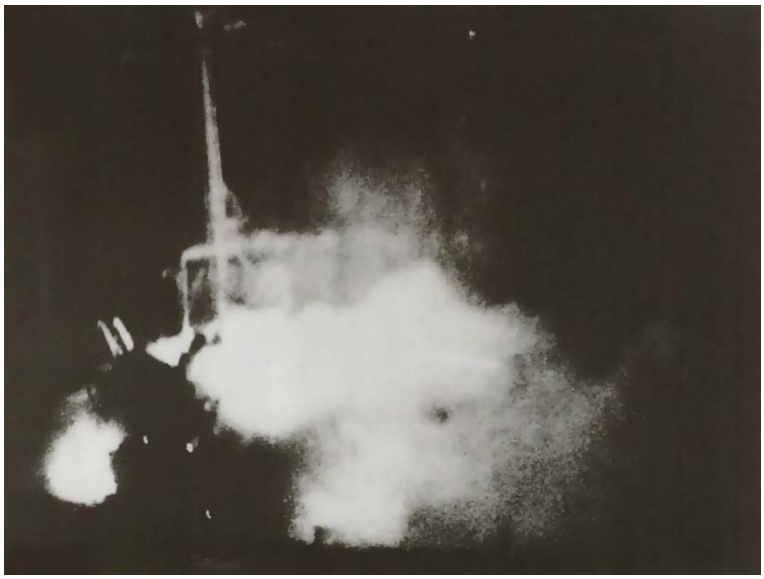
七、　烏坵海戰與八六海戰的關係

1965 年 11 月 13 日深夜，國府海軍南巡支隊的「臨淮艦」在烏坵南方 15.5 海浬處被共軍 12 艘魚雷艇與砲艇圍攻而沉沒，艦上官兵僅 14 人被美國軍艦救起，9 人被共軍砲艇撈起，其餘 80 餘人全數陣亡，我方稱之為「烏坵海戰」，中共方面則稱之為「崇武以東海戰」。這場海戰因赴烏坵接運傷患而起，共軍方面則以為又有特務來犯。海戰爆發當時旗艦「山海」不顧「臨淮」單艦被圍攻逕自向烏坵逃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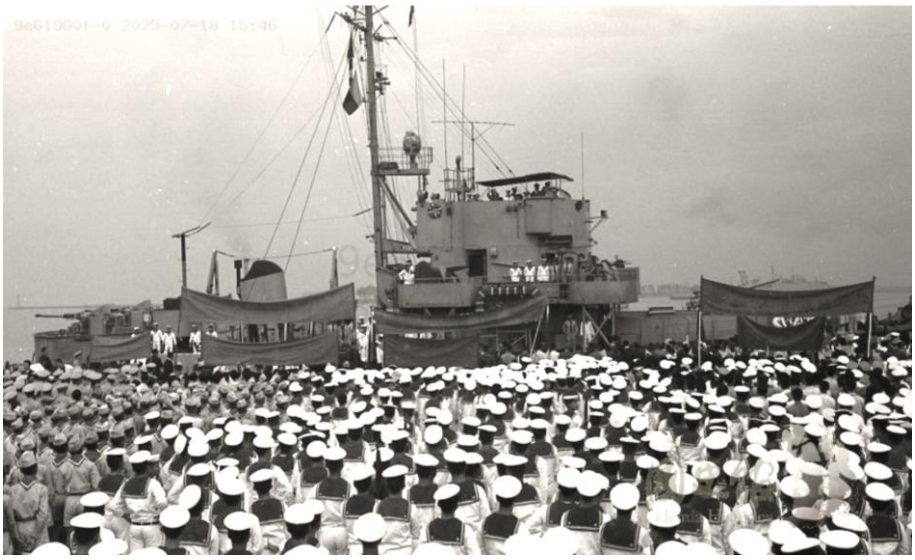
「山海艦」回台後，海軍總司令馮啟聰（黃埔十九期，敘 23 年班）在高雄舉辦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大肆宣傳海戰勝利，被蒙在鼓裡的國防部長蔣經國還敘獎有功人員，但同一時間基層意見上達，最後南巡支隊長麥炳坤上校（黃埔二十四期，敘 29 年班）及「山海」艦長朱普華中校（40 年班）皆以「臨陣脫逃，拋棄友艦」罪名起訴判刑。

這是 1965 年的第三場海戰，共軍用同樣的技法再度得逞，從此蔣介石對反攻大陸的信心動搖，兩岸的熱戰逐漸減少。關於「烏坵海戰」的過程讀者可以自行 google 網路，本文提到此役目的是想討論它與「八六海戰」的關係。

「烏坵海戰」歷史場景再現畫作。繪者：姚開陽



共軍拍攝「臨淮艦」被擊中爆炸的一剎那。



「山海艦」單獨歸來，國軍照例開歡迎會慶祝大捷。[8]

「八六海戰」中最引人爭議的是「劍門艦」為何要滯留原地等待「章江艦」？若非如此「劍門艦」可能得以保存而不至二艦同失。這個問題盤旋在當時所有艦長與指揮官的腦海中，這就是為什麼麥炳坤與朱普華會放棄「臨淮艦」單獨脫困，因為留下來於事無補，只是讓「山海艦」跟著一起陪葬，重蹈「八六海戰」的覆轍。但在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眼中，這是無法用科學邏輯來計算的，當海戰歸來的基層官兵高喊「槍斃支隊長！」想為同袍申冤時，就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

基層意見是透過政戰系統往上報的。1965 年 12 月 3 日總政戰部主任唐守

[8] 〈臺灣新聞報底片民國五十四年（八）〉，《台灣新聞報》，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56-030103-0008-039

治在極機密的《烏坵海戰調查經過》報告中就已經提到：「綜合海軍官兵反映資料，咸認本次海戰，上級文過飾非，影響軍紀及士氣團結。」還附上「臨淮艦」輔導長劉蚨義少校的口供：「聽說山海曾有幾次支援，何以連油漆都沒有碰掉一點，這不是臨陣脫逃是甚麼？」訪談的基層官兵也對上級虛偽宣傳不實的勝利，還讓逃跑者變英雄的做法表示極度不滿。[9]

但馮啟聰 1965 年 12 月 10 日在總統府會報中提出的《烏坵海戰經過檢討報告》[10]仍然完全沒有提到支隊長的問題，兩相對照，蔣經國便產生了心證。馮啟聰可能忽略了軍事系統之外的政戰一條鞭，從基層官兵到艦輔導長到總政戰部，這才是蔣經國信任的管道。

當支隊長與艦長被究責時，時任海軍艦艇訓練司令部司令的陳慶堃中將（黃埔二十二期，敘 27 年班）卻跳出來為麥炳坤申冤。陳慶堃 1949 年因長江突圍獲得青天白日勳章，很年輕就建立功業，是海軍中著名的英雄人物。陳外號「流氓司令」，與官兵部屬常打成一片，卻對上級不買帳，尤其討厭愛做公關的宋長志。

陳慶堃向蔣經國申訴的理由如同前述，不退出就兩艦同沉，儘管言之成理，但蔣經國完全聽不進去，反斥責陳包庇派系。蔣為何會如此反應？原來麥炳坤、陳慶堃、馮啟聰三人都是廣東黃埔海校的前後期同學，屬於「粵系」。陳慶堃被貼上派系的標籤後，仕途受到很大的影響，最後連副總司令都當不上就退伍。

[9] 〈專案計畫—巨光計畫 U2 機偵照任務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31-004

[10] 〈軍事—烏坵海戰經過檢討報告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2-00135-001

支隊長麥炳坤上校在歡迎會上發表談話，旁為總司令馮啟聰，背景為「山海艦」。麥炳坤身上的花圈在事後看來格外諷刺。[11]

八、 參謀總長通匪疑案

1965 年的三次海戰，電雷系敗於「八六海戰」，黃埔系敗於「烏坵海戰」，讓青島系一枝獨秀，宋長志成為最大獲益者，1970 年任海軍總司令，1976 年任參謀總長，1978 年蔣經國正式接任總統後，宋更有可能出任國防部長。

這時的黎玉璽已經擔任過兩屆無實權的總統府參軍長，中間還外放土耳其任大使，1978 年蔣經國就職總統，黎連參軍長職位都不保，掛名戰略顧問虛銜，陳慶堃則在 1979 年自海軍艦隊指揮部司令職位上退伍。

原來電雷與青島較為親近，黃埔（粵系）與馬尾（閩系）較為友好，這是早年中國海軍派系的基本格局。但在蔣經國任總統後，青島系一枝獨秀，電雷系與黃埔系同感危機，於是兩者聯合共同對付青島系。具體的行動就是在 1978 到 1981 年之間，黎玉璽親筆寫了一封密函給蔣經國總統，指控參謀總長宋長志「通匪」。

這封信以宋長志擅自從「匪區」接岳母來官邸奉養為開場，之後重點全放在「逸仙艦江陰突圍掛白旗事件」上。1949 年江陰砲台叛變，「逸仙」（艦長宋長志）、「信陽」（艦長白樹綿，青島四期，敘 26 年班）兩艦在要塞炮口下被扣，後來以掛白旗詐降方式突圍，這件事成為宋長志後來誇耀的功績，但掛白旗是詐降還是真降一直有爭議。此時已退伍的陳慶堃花了很多功夫蒐集資料依時間表逐一比對，並訪問當時艦上的水兵，內容洋洋灑灑，試圖證明宋長志進入江陰要塞那一整天究竟與對方達成何種交易？

陳慶堃本身是率領「永嘉」七艦長江突圍的英雄，「逸仙」與「信陽」則是在同一天隨後突圍，由陳慶堃來調查這件事有一定的說服力。不僅如此，黎玉璽信中還提到段一鳴中將（電雷一期）調查同樣事件的《萬言書》。關於本案的細節，請參考本人所著〈參謀總掌通敵疑案〉，刊登於《兵器戰術圖解》第 106 期。[12]

這封信炒 30 年前的冷飯，雖然陳慶堃做足了功課，但仍都是推論，拿不出一刀斃命的證據，反而讓蔣經國覺得是派系鬥爭而更生惡感。加上黎信中牽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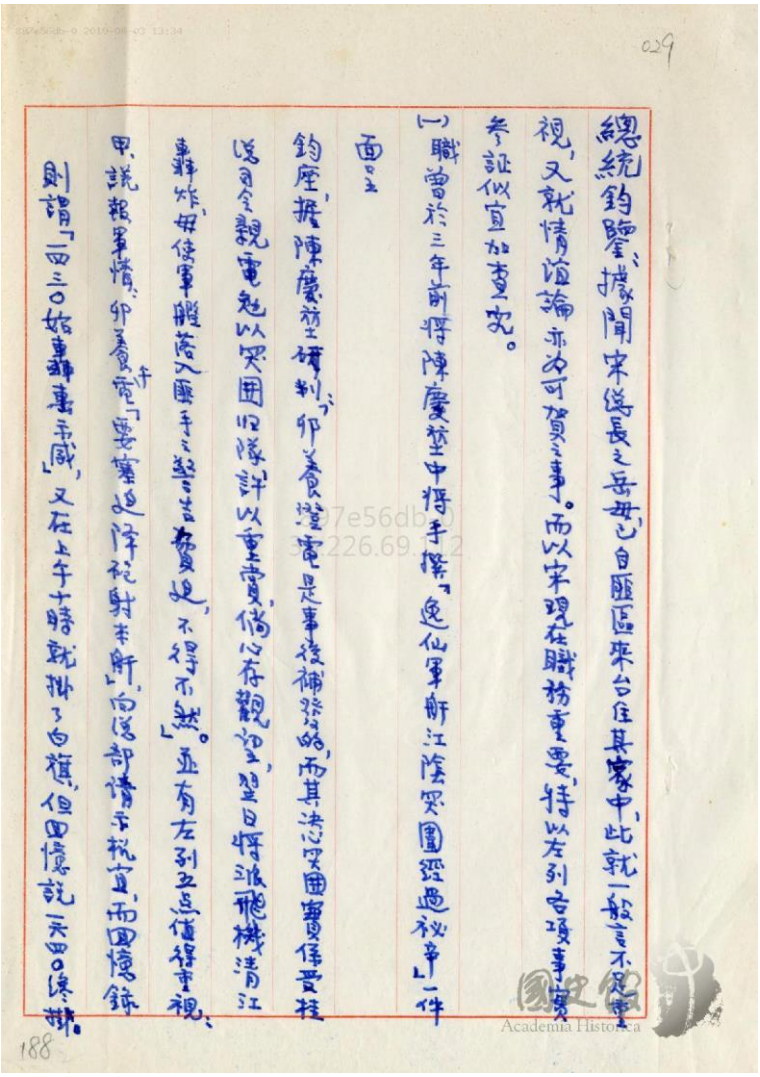
[11] 〈臺灣新聞報底片民國五十四年（八）〉，《台灣新聞報》，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56-030103-0008-039

[12] 姚開陽，〈參謀總掌通敵疑案〉，《兵器戰術圖解》，106（臺北：中國之翼出版社，2019），頁 112-122。

太廣讓焦點分散，蔣經國日理萬機，那有時間一一詳看？這讓蔣覺得沒有必要因此影響其人事布局。

果然這封信寄出後石沉大海，蔣經國完全沒有反應，宋長志在 1981 年如預期出任國防部長。黎玉璽調戰略顧問，陳慶堃於 1983 年胃癌病逝。宋從 1970 年出任海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國防部長到 1986 年卸任，整整 16 年的宋長治時代對臺灣海軍影響深遠。宋之後的海軍總司令鄒堅（青島五期，敘 28 年班）仍是青島系，任職時間長達 7 年，電雷系與黃埔系已機會不再。

這封信直到數十年後國史館解禁才被發現，可能由於是私人函件，不列入公文無須歸檔，也就不必交辦處理，所以宋長志終其一生可能都不知道黎玉璽曾寫信密告他通匪，這是蔣經國的高明之處。對於這種黑函，最好的方式就是留中不發，當它不存在，因為只要處理，就一定引起政壇大地震。黎玉璽久居高位，居然如此不識好歹，難怪蔣經國要把他調離中樞。


總統鈞鑒：據聞宋偽長之妻母，自匪區來台住其家中，此就一般言不足重視，又就情誼論亦必可賀之事。而以宋現在職務重要，特以左列各項事實參証似宜加查究。

(一)職曾於三年前將陳慶堃中將手撰「逸仙軍艦江陰突圍經過秘聞」一件面呈鈞座，據陳慶堃辯判，卯養燈電是事後補發的，而其法突圍實係憑恃全親電魁以突圍脫隊，詳以重賞，倘心存觀望，望日將派飛機清江轟炸，毋使軍艦落入匪手，務望速發，不得不然。並有左列五点值得重視：

甲、說報軍情，卯養寬「要塞迫降祝射未斷」，而送部請示批宜，而回憶錄則謂「四三〇始事轟事示威」，又在上午十時就拋了白旗，但回憶說一天四〇終辦。

國史館藏黎玉璽向蔣經國密告宋長志通匪的親筆密函原件。

九、　結語

本文以《我的八六海戰筆記》為題，表示筆者不想將它視為一篇學術論文，因為有些引用的資料可能不符合一般期刊論文的標準。學術論文常強調一手文獻，但檔案也是人寫的，今天翻查昔日軍方的報告，對照後來揭露的事實，發現許多是迎合上意的表面文章，如馮啟聰的《烏坵海戰經過檢討報告》，未必能盡信，需要同時檢視更多文獻交互比對，既然如此，個人自傳也可以並陳，畢竟事件因人而產生，人是決定歷史因果與脈絡的關鍵因素。

1965 年三次海戰至今已一甲子，過去關於此主題的研究論文不少，本文帶來新的視角，希望對近代史研究產生一些貢獻。